

30107 ✓

教科書文庫

4
820
41-1899
20000
69140

11-2  
1899

Kodak Gray Scale

A 1 2 3 4 5 6 M 8 9 10 11 12 13 14 15 B 17 18 19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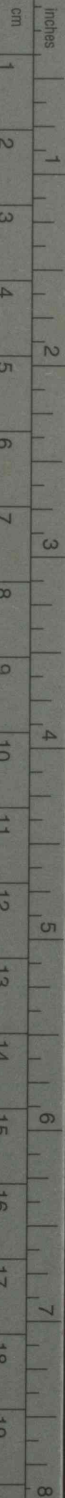


© Kodak, 2007 TM: Kodak

Kodak Color Control Patches

Blue Cyan Green Yellow Red Magenta White 3/Color Black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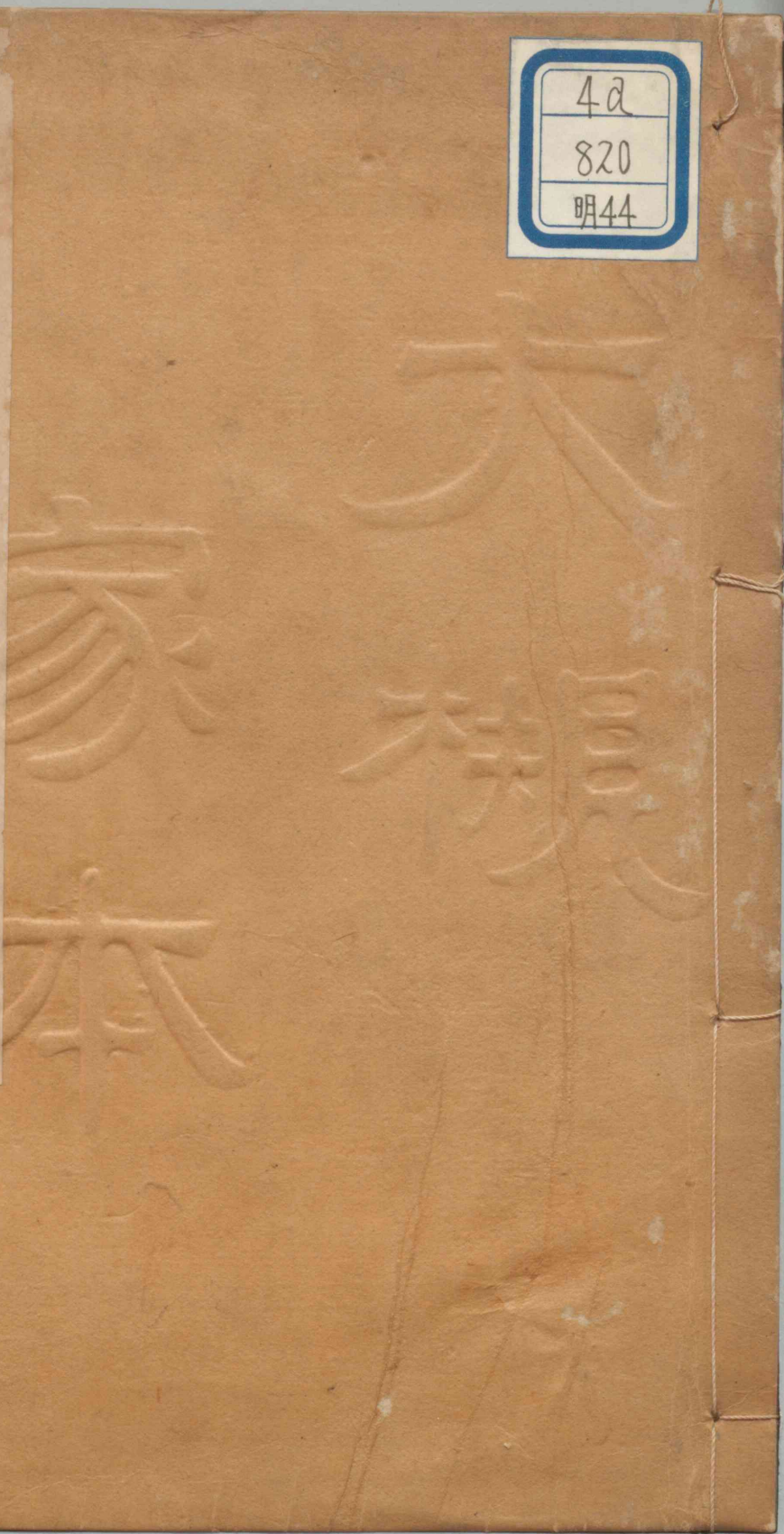
© Kodak, 2007 TM: Kodak



4a
820
明44

標註  
近古史談

下



資料室 42  
 日一十三月一年二十三治明 820  
 濟定檢省部文 明44  
 書用科教科文漢校學中

大槻磐溪著  
 男 文彦新點

標註  
 刪修  
 近古史談

大槻氏藏版



卷下

標註 刪修 近古史談卷下目次

德篇第三

- |        |        |
|--------|--------|
| 伊田之役   | 石川八左衛門 |
| 鈴木久三郎  | 土屋長吉   |
| 蜂谷半之丞母 | 本多重次   |
| 重次破釜   | 朝日千介   |
| 長湫之役   | 濱松夜話   |
| 鶴章繡衣   | 北條氏贈蜜柑 |
| 酒井金三郎  | 大旆次小山  |
| 關原之役   | 平塚因幡   |
| 宥平塚越中  | 佃十成    |

雨降地固

避雷符

雛僧三條

老嫗失火

止引水役

一生四十八戰附記

本多氏絕命詞

天野清節補

內藤勇斷刪

成瀬奇獄

大窪佳謔

宇都宮大和

曾呂利某

太田忠兵衛

奇童

甲賀氏子

土井利勝

酒井忠利

松平信綱

碁局滅燭

丁子風爐

茶禿正齋

稻葉正則

台德公謹厚修

霹靂手段補

彗星見

太田某

太公論復讎刪

本多三彌

賢媼

台德公美事

舞妓阿國

紀公生母

南龍公修

阿閉掃部

杉田壹岐附記

寬永三輔

大猷公寬仁

石谷十藏

黃門義公

尾公吉通

中將正之

節婦一刪

節婦二刪

女子復讎刪

義丐一補

義丐二補

義丐二補

刪修 近古史談卷下 目次終

岡崎公指松平  
二郎三郎清康  
三州岡崎城主  
德川家康祖父  
森山尾州地名  
安部彌七郎正  
豐  
植村新六郎氏  
明時年十六後  
稱出羽守

德川氏篇

岡崎公指松平  
二郎三郎清康  
三州岡崎城主  
德川家康祖父  
森山尾州地名  
安部彌七郎正  
豐  
植村新六郎氏  
明時年十六後  
稱出羽守

標註 近古史談卷下

古奥 平崇 士廣 著

德篇第三

伊田之役

岡崎公、幼聰達、有雄才、而愛將士、士皆感激、樂爲之用、天文二年十二月、勒兵萬人、西伐織田氏、進軍於森山、偶軍中馬逸、衆大騷、侍臣安倍彌七惶惑、拔刀弑公、植村新六、自旁誅彌七、諸臣來集、相見愕然、新六謂衆曰、吾得天冥助、手誅逆賊矣、絲毫無所憾、唯有一死、以殉君耳、皆曰、子欲死、則死、吾輩斷不能從也、新六問其故、則曰、吾輩之死、誓不出十日矣、顧織田氏聞我內變、大舉來侵、必矣、當此時、吾輩不在、則

世子廣忠時年十歲、織田彈正忠信秀尾州愛智郡古渡城主、大樹寺上野伊田並參州地名信安信定之誤、清康叔父櫻井松平祖

照祖指家康

誰爲儲君以死捍禦者於是新六亦不死俱護喪歸岡崎居數日織田信秀果率精兵八千人來侵軍于大樹寺時內膳信安在上野城稱病不出士多叛歸織田氏見兵僅八百人皆分必死號哭辭儲君而出乃分爲二隊迎戰伊田此間有二道上道曠野下道則田間一線路敵要我上道兵於野前後擊之一士不逃皆力戰而死新六則率一隊進自下道先衆奮擊敵皆卻走遂向上道乘其兵疲決戰走之斬首五百餘級信秀僅以身遁此戰也以我八百破織田氏八千人世謂之伊田之役

寧靜子曰我德川氏累世養士如此他日照祖雲蒸龍變以至雄霸天下皆賴此輩子孫之力耳嗟夫所以戡定數百載大難以開泰平無窮之基

者其豈一人一朝之故哉

石川八左衛門

東照公嘗攻敵城敵在櫓上露臀罵公極其醜惡公大怒使從士石川八左衛門射之一箭殪之輒轉以墜公望見大笑八左亦開口絕倒敵忽射之箭穿口中八左輒顛公履八左肩以拔其箭鮮血流迸滿身淋漓乃使人扶而返營八左含鹽止血將息一夜翌日從軍如常乃曰齒舌不傷並無害飲啖但言語微苦艱澁耳

寧靜子曰當時所謂三河武士者剛猛不畏死人人如此而公之雄武英略以駕馭之宜矣其所向無敵日辟國百里

鈴木久三郎

照公東照公也

三河之役照公僅以數騎逃敵兵追之甚急鈴木久三郎曰願賜君軍麾則臣一人留死於敵君宜以其間脫走公曰吾豈忍棄汝獨生乎久三憤然曰君亦何迂直奪其麾反騎赴敵公得因以達岡崎城遂入息流涕曰嗚呼惜夫失一佳士少選有一騎返謁則久三也公且驚且喜曰吾以汝為死不知何以能脫歸久三傲然曰臣反擊連殲三騎則敵不復追躡鼠輩何足畏哉言笑自若衆莫不壯其勇

夏目二郎右衛門  
三形原在遠州濱松城北

寧靜子曰是與夏目正吉代死三形原之事正相同但彼死留其名此生全其節要之其為忠烈則一也而公之於久三一哀一喜君臣同體之情亦可以此推他云

### 土屋長吉

土呂鉞崎共在參河額田郡

土呂鉞崎之亂賊黨土屋長吉不忍視照公之危幡然倒戈向賊大聲呼曰汝鈍賊君恩之昭昭易見佛罰之冥冥難知寧墮焦熱獄死不入畜生道生言未畢流丸中胸而死然自此賊勢大挫互相悔責以至納降

一向宗僧徒

寧靜子曰初僧徒之誑誘諸將士也曰前死登天堂卻生墜地獄土屋氏亦一惑其說而其改轍歸順也忽反其說以呼醒賊徒使其悔恨謝罪則謂之功罪相掩可也要之士大夫惑一時邪說是醉於麴藥而迷乎昏冥者耳其本心未嘗有仇視君之意也吾故曰前輩竹山氏論參國不正刑典為失賞罰之權者正論也抑非通論

### 蜂谷半之丞母

吉田今川氏所據之役蜂谷半之丞貞次初心期一番槍聞其為人所先不悅乃付槍於從者更提大刀而進敵

三州渥美郡吉田城今曰豐橋此戰在永祿七年

浪華儒中井積善號竹山著逸史參國指參河國

河井太郎兵衛

士河井太郎以銃輅之蜂谷揮大刀截其銃口河井跪狙擊丸洞蜂谷胸而死從者馳反其母迎之門問狀從者曰郎君戰死矣母曰死不待言妾問其所以死之狀曰面敵而死母喜曰善妾聞之足矣走入室伏地號哭

寧靜子曰蜂谷氏亦一陷賊中者今之戰死蓋以贖其罪也而母氏之一喜一哭戰國婦人情態誠有足感動人者

本多重次

本多作左衛門重次為人粗豪太簡其進言於君不避廣衆照公愛重之及擢爲奉行與高力天野等並職國政諸臣竊謂此一舉明公亦失鑒矣作左豈爲人上之器哉既而政令簡明府無滯事國內大治與

高力與左衛門清長天野三郎兵衛康景

佛の高力鬼作左の天野三郎兵衛

一筆申火の用心お仙瘦さすな馬こやせかしく阿仙嫡子仙千代也原文亦爲小女誤矣仙千代名成重後稱飛驒守支那三代周文王詩經大雅文王之什縣篇

安倍川在駿州安倍郡

人誦之曰佛高力鬼作左彼此無偏是天野野左韻叶邦俗謂夜又爲鬼由來舊矣作左在家猶在官凡事貴簡不屑煩碎嘗在外贈書於妻曰寄一筆慎於火阿仙不可瘡馬可肥阿仙其小女名也

寧靜子曰德川氏之興外得剛武之士以啓土疆既如彼內得賢能之吏以固國本又如此大似類周家勃興之日也文王之詩云予曰有疏附予曰有先後予曰有奔奏予曰有禦侮德川氏之士皆有之嗚呼何其濟濟也

重次破釜

安部川積有一大釜不知何人所造蓋古供湯鑊之刑者照公命致之濱松役夫數十人搬運許邪而行本多作左遇諸途問是何物役夫曰烹人釜也作左怒就命椎破其釜頃刻盡碎因謂其宰曰疾往告主

公有志天下者，刑措是望焉。用此不仁之器，臣重次謹碎之。公聞之，慚悔曰：吾過矣。召作左陳謝之。

寧靜子曰：公之致大釜，蓋別有所用也。作左不察而碎之，亦出忠憤之餘者。故公直受為過，以謝之耳。不然，照公之仁而豈有意酷刑者乎。

朝日千介

照公攻田中城，武田氏所據數月未得志也。城中有西鄉伊豫者，屢出挑戰，驍勇無比。公患之，一夜諸老兵會于大膳菅沼氏，謀所以除之。侍臣朝日千介，年十八，進曰：西鄉首，臣能取而致之。菅沼叱曰：汝少年何知。渠之剛勇，雖諸老輩且不易圖者。汝乃妄言之，不遜甚。麾之去。千介退而獨語曰：且待明日，其夜深更竊取菅沼所愛手銃，以出時。天將明，照公早在岡部陣，見

天正八年，家康攻田中城，城在駿州益津郡岡部。在田中城北，東海道之一驛。菅沼大膳定繼，朝日千介，後稱丹後。

西鄉獨騎率數卒而來，曰：敵復出矣。誰獲西鄉首者，言未畢，自路旁竹林中，銃丸一發射西鄉肩，墮馬。有人慙騰而出，直進斬其頭，獻之。公所則朝日千介也。公歎賞曰：汝一少年而為諸老輩所不為，可謂剛者矣。

寧靜子曰：狙擊人於暗中，戰國之通習，而有中焉，有不中焉，要是大丈夫所不為也。古云：弋不射宿，夫宿鳥且不射，安有丈夫而射人不意以自快者乎。

長湫之役

長湫之役，成瀨小吉年甫十七，獨騎馳入敵中，獲首一級而返。致之照公馬前，公壯之，且曰：麾下兵寡，汝且留在此。既而小吉見前隊，辟易復馳出，從者援轡。

成瀨小吉，名正，成後稱隼人正，尾州犬山城主。



止之曰君功既成矣乃送死於敵無為已小吉怒曰顧小利失大義武夫所恥今日之戰宜破敵陷陣追亡逐北而後止豈以一首級自足當此之時距麾下可三十步公呼曰勿止前隊馬足亂矣正是壯士死戰之秋從者不及縱轡小吉直馳入敵大呼勵我軍我軍為之奮躍鼓勇競進軍遂大捷是歲公擢小吉為根來團隊長大賞其功曰雖老將宿帥不能過焉蓋公麾下成童為將者小吉一人云

寧靜子曰大坂嘗有簡馬之舉關白豐公自城樓觀之有跨驪馬繫赤鞋於鞍而來者公問之左右答曰德川士成瀨小吉其祿幾何曰俵米二千苞公歎曰壯士也使渠改圖仕我者五萬石不足與耳他日照公以告小吉勉其出仕小吉流涕曰主公果以臣為貪祿而棄君者乎臣唯有自殺以明吾心焉耳是其人沈實如此老將宿帥之言洵不為過賞也

濱松夜話

照公之在濱松城一夕諸老臣侍焉皆嘗從長湫之役者公從容語曰爾時我以寡兵破秀吉偏師三萬獲其將森武藏池田勝入父子戰既捷矣余檢三人首未暇他慮也高木主水內藤四郎進曰君亦不記猿面公之輕捷乎余頷而起倉皇收軍入小幡砦則秀吉果電擊而馳日暮至龍泉寺下軍既散矣乃頓兵田間以待明早是夜使人伺其營報云敵露次山野軍無有統紀衆皆勸夜斫余不從深夜舉軍遂歸小牧矣當是時汝等諸人必以乃公為遲緩失兵機也因問曰汝等之勸夜戰豈謂秀吉首必可致乎諸老相目不言良久曰臣等未始慮及此特於戰則決

高木主水正正  
次內藤四郎左  
衛門正成  
小幡龍泉寺共  
在尾州春日井  
郡

其勝耳。公曰：然，縱殲其全軍，使秀吉赤身走上國，則於某爲利乎？爲不利乎？晝間之戰，斬其愛將三人，於吾心猶以爲過，況多殺親臣，以深其讐乎？於是諸老臣皆服其遠算。

寧靜子曰：用兵之道，有勇無智則敗矣。故古之名將皆善走，如照公豫知豐公之必走而先自走，可謂能以智濟勇者矣。又曰：兵貴神速一語，豐公用之賤岳而大有驗，用之長湫而不濟事，故曰：知彼知己，百戰不殆；豐公雖智而知彼則暗矣，悲夫。

### 鶴章繡衣

與關白和之年，照公在濱松。一日烈風寒甚，公命左右致外套，侍童近藤縫進一繡被，即關白所贈紅梅鶴章，光彩奪目。公顰蹙曰：焉用此華麗者哉？吾昨不得已於豐家，而一著之，今豈可再著以破我家，朴素

天正十四年，照公與關白和，近藤縫殿助。

之風乎？更呼他短挂而服之。

寧靜子曰：豐公削平大亂之主，故物物流豪華。照祖開關太平之君，故事事入儉素，亦勢之所必至。雖然，設使二公先後易世而出，則天下之亂何時定乎？吁亦天矣。

### 北條氏贈蜜柑

天正中，江南人始輸香橙。香橙俗呼做九年母者，京人某得之獻諸濱松，照公喜曰：是珍果也，分其半饋之。北條氏相之君臣相話曰：遠參無蜜柑耶？我當送山中奴婢千頭，以駭遠人之目耳。乃實蜜柑於大篋，賃驛夫數十人，致之濱松。公視之，冷笑謂左右曰：吾嚮贈江南橙數枚，相人視以爲尋常蜜柑耳。夫氏直年少不解事宜矣，宿將老臣而作此兒戲。北條氏之

支那楊子江南相州，即北條氏遠參遠州參州也。

其千金三...

北條氏五世新  
九郎長氏(早雲)  
次氏綱氏康氏  
政氏直四世並  
稱左京大夫

千葉氏千葉介  
平常胤之後也  
時居下總佐倉  
城爲關東望族

山城伏見城  
下總笛吹城主  
原一郎其子吉  
丸上總東金城  
主酒井左衛門  
其子金三郎

業衰矣

寧靜子曰北條氏據有八州稱五世之盛然其實三世耳氏政以下蓋莫  
足道者氏政嘗見歐刈麥而過者指以問彼何物左右曰刈麥也曰然則  
盍炊以供座客夫氏政不辨菽麥既已如此何怪乎氏直之認橙爲柑哉

酒井金三郎

關東諺曰千葉之原原之酒井蓋原者千葉氏之宰  
而酒井者又其臣隸也並以威權凌其主故有此語  
云關白之滅小田原也千葉氏亦從而亡八州皆歸  
於我當是時千葉遺臣往往有來入仕籍者及照公  
西上如伏水原吉丸酒井金三等扈從焉公俄起出  
庭吉丸捧刀不及著履徒跣從之時天暑砌熱金三  
走往授之履儕輩相話曰同僚雖親豈堪爲執履之

支那後漢光武  
帝姓劉名秀字  
文叔

小山驛在下野  
都賀郡  
山城伏見城鳥  
居元忠爲東軍  
守之  
細川越中守忠

役渠行之稠人中何不知恥之甚物論騷然有司以  
訴公召金三詰之金三答曰吉丸臣舊主之子臣不  
忍視其炎天徒跣故執履以授之耳豈有他故公嘆  
曰金三雖年少不忘舊主之恩其情可憐其事洵足  
嘉尙也因增祿若干衆訟乃熄

寧靜子曰照公之取人多察諸天倫至情之際而不置纖芥之嫌於其中  
與夫劉文叔置赤心於人腹中千載同其歸吁是古今人主所以不可及  
乎

大旆次小山

石田之亂照公東征在小山驛時羽書旁午敗聞日  
至曰伏水城陷曰細川越中妻子燒死曰賊收東征  
諸將拏於城中公每聞蹙眉鬱鬱不樂者累日左右

與妻明智氏於大坂邸自殺。宇都宮下野守國綱領宇都宮三十萬石。文祿四年有故籍沒宗族離散團伴其族人稱大和一云中里大和守時年七十餘。

本多三彌正重佐渡守正信弟

關原在澁州西境

本多佐渡守

或欲慰之而不能也。適宇都宮團伴入謁焉。其狀佩七種兵器於背後。朱巾纏額。手撫反身長刀。大聲呼曰。武藏坊辨慶敢候起居。公望見大笑。團伴直進。抽刀西向。作斬首者之狀。曰。反賊三成伏誅。快甚。快甚。曲踊三百而出。近臣皆喜云。頃來主公氣色未覩如今日之佳者。

寧靜子曰。宇都宮關東一名族。團伴元越武夫。非滑稽之流也。嚮照公之在伏水邸。有流言石田治部將來襲諸將士。皆聚議焉。團伴獨謂渠若自上風縱火。則一炬蕩盡無術防禦。不若且待其來。詐納降。因以斬其首。遂與本多三彌謀。處分既定。偶無事而止。由是觀之。團伴此戲。聊以表微衷。不惟慰藉之計也。宜乎公之實信而誠喜也。

### 關原之役

照公之西征也。本多正信留在江戶。獨自憂曰。此役

內藤四郎左衛門

井伊兵部少輔直政。福島左衛門大夫正則。

支那唐韓愈字退之。死贈昌黎伯。

本多佐渡守

也。西師之衆加倍於我。而諸將帥又多更事者。假令主公當之。吾未見其全捷也。遂召內藤正成問之。正成笑曰。勿用過慮。吾保其必勝矣。僕自幼侍公。知公之爲人。每怯於耳。而勇於目。故聞變。憂苦不啻處女也。而一出門。勇氣十倍。以至見大敵。殆成夜叉之猛矣。況此行可衝突陷陣者有三焉。井伊兵部也。福島左衛門也。并主公爲三也。有此三銳鋒。而縱橫衝敵。無堅不破。雖有西師百萬之衆。何足憂乎。既而關原之報至矣。果如正成之言。

寧靜子曰。誰勸君王回馬首。真成一擲賭乾坤。昌黎此句。殆如爲此役設者。而照公之勝算。早已定於東征之日。而返旆西討也。驅逐群雄。如臂使指。戰未半日。而敵衆奔竄。天下旣歸於孤掌矣。自古勝敗之速。未聞如此役者也。願本佐州之智而不察乎此。何耶。豈其深於文法者。暗於兵機歟。

內藤正成

敦賀城主大谷  
刑部少輔吉隆  
平塚爲廣初稱  
九郎仕秀吉

平塚因幡

若夫內藤氏怯耳勇目之論，可以想見公臨事而懼之氣像耳。

是役也，西將大谷刑部吉隆病惡疾在，與使平塚因幡守爲廣代指麾，爲廣與東軍戰，知其不可敵，遂所獲首級於大谷曰：以爲冥途，土宜請速爲計，勿使元首落於敵手，某亦從此訣矣。附以一首曰：名乃爲爾，棄留命波，惜加羅志，終爾留羅奴，浮世登思邊盤，譯曰：死而留名，死不足惜，素知人生之不盈百，大谷泣謂使者曰：噫，平塚有武有文，足以壯冥途之行矣，乃作答歌，使姪祐玄書以付之曰：契有盤，六乃巷爾，暫志待後連先，太津事波有登毛，譯曰：且待我六道之途，相逢唯有先後之殊，當此之時，爲廣戰疲息於隴

佛說地獄餓鬼  
畜生修羅人間  
天上謂之六道  
六道之途其分

岐之處  
小川土佐守祐  
忠伊豫今治城  
主  
樫井太兵衛或  
爲山內一豐臣

上小川氏，士樫井某揮槍輅之，爲廣蹶起呼曰：身是平塚因幡守，今我德汝，苦戰而倒，投所執十字槍曰：并，以爲汝寶，乃授首云。

寧靜子曰：在西軍諸將中，我獨有取大谷氏桓桓俠氣也。夫既知石賊之事萬不成，而反覆言之，不聽則曰：見其不成而棄之，不義也。是其俠氣與他諸將受一時誑誘迷亂助賊者不同矣。而平塚爲廣之苦戰授命，亦果感其俠氣也夫。

宥平塚越中

平塚越中者，因幡守之弟，幼有驍名，其退而在家，照公百方招之，不肯曰：內府長溫言而吝賜予，我不屑仕如此之人也。後遂仕石田三成，公聞而不能平，既而三成敗於關原，軍吏生縛越中，以獻焉，公快之，且笑曰：汝向不我足，而受三成重聘，以致有今日，其狀

刪修 近世 古史 卷下 十一

孤兒寡婦指秀  
賴淀君

本多佐渡守正  
信

德川二世將軍

洵可觀矣、越中張目罵曰、咄、戰敗為虜、武夫之常耳、  
足下之幼、囚於織田氏、縲紲三年、醜態可想、是之不  
問、而何嘲人之為、抑負故太閤之遺訓、蔑視孤兒寡  
婦、以奪天下之權、如足下所為、乃丈夫所恥、我何苦  
仕此無道之主乎、欲斫斫之、吾頭可斷、吾口不可塞、  
公怒曰、如此無狀漢、與其一擊為快、不若留餘喘、以  
受人間苦楚、乃解縛放之、本多正信聞之、心不悅、他  
日從容請問曰、殿下何以不殺越中、公曰、然、越中可  
憎者、剛愎也、倨傲也、其勇其辨、皆可惜矣、渠縱無禮  
於孤、留以為子孫鷹犬之用、亦為不失一士耳、正信  
感歎曰、非臣等淺中所及、

寧靜子曰、江海之量、塵芥糞土、且在所容、誰復測其深淵耶、而後來台德

秀忠、號號台德  
院

佐竹氏區車丹  
波守忠次、或猛  
虎、其弟善七、事  
在篇末、義巧二  
欄外

前漢、季布、嘗背  
高祖、  
佃次郎、兵衛十  
成、

加藤氏、領豫州  
伊豫郡、松前城  
(或正木十萬石、

村上掃部、曾根  
兵庫、野島、內匠  
穴戶、善右衛門、  
三津、在和氣郡、  
藤堂高虎、時領  
喜多郡、大洲城  
七萬石、

公有車丹波弟某亦近焉、如漢高之赦季布、是何足言哉、

佃十成

慶長五年五月、左馬助加藤嘉明、從照公東征、使其  
臣加藤內記、佃次郎名、留守豫之松前、既而石田三  
成舉兵、京畿天下分為東西、安藝毛利氏、首屬西軍、  
時嘉明不在、使其將村上曾根能島、穴戶等、率兵三  
千、入豫、攻松前、先致書城中曰、速致城去、不則一擊  
蹂躪耳、十成等詐答曰、請盡出妻子、而後致城、敵信  
之、陣三津浦、以待、當此時、藤堂氏兵在大洲、使人約  
救援、城中大喜、十成獨奮曰、敵雖衆、以計擊之、何不  
勝之有、即不勝、有枕城以死耳、安有假人之力、以幸  
功名者乎、遂辭之、適有國民反應、以酒肉餽敵營者、

標註 五古史 卷下 德篇第三 十一 規氏 義板

敵三將村上曾  
根野島也  
加藤內記忠明  
道後在溫泉郡

十成聞之陰募狡猾者數人質其妻子多予金而爲  
反間曰自加藤氏領此土政苛民困今大師來臨百  
姓莫不悅之且嘉明之東盡從銳卒留者敵贏之餘  
耳而佃次郎現病在蓐一城無復鬪志皆將遁去敵  
兵聞之益弛其備於是十成使士卒注白布於肩以  
爲標號身獨畫松字於背以被之令曰斬敵勿取首  
聞法螺便退夜乘風雨發間道潛兵直襲毛利氏營  
敵兵擾亂十成提薙刀奮擊斃敵三將十成亦被重  
創而退翌早敵復來攻加藤內記出拒之道後村十  
成裹創而起曰藝人擁大兵重來則難可支不若及  
今快戰暴骨原野與其痛創以斃於蓐也乃多造紙  
旗驅城下民二百餘人赴道後村毛利氏兵望見以

風早浦風早郡  
海也

浮穴郡久萬山  
莊六千石

慶長五年庚子  
關原之戰

爲大援至引兵遠去遂自風早浦鞭船以歸安藝是  
秋東軍大捷天下平定嘉明歸松前欲賞十成功而  
無首級可徵偶有捕得生口告曰當夜親見畫松字  
於背者以薙刀斬村上等首嘉明乃賜勳狀曰不假  
他人能全一城義也斬敵三將不言其功勇也賞之  
以豐公所賜兜鍪一領而給浮穴郡六千石及加藤  
氏移封會津乃加一萬石

寧靜子曰庚子之亂天下侯伯各盡精銳以會中原而國內皆空虛矣假  
使東西兵結不解曠日持久則四隣乘隙根本動搖留守之任不亦重乎  
乃如佃十成以一孤城受大國深入而不少屈捍禦有策一戰卻敵求之  
當時不可多得可不謂偉丈夫耶

### 雨降地固

關原亂平之後照公謂諸侯伯曰石田之亂所謂雨

加藤主計頭清  
正時爲肥後熊  
本城主

自慶長五年關  
原之戰至同十  
九年大坂冬軍  
十五年

駿城駿州安倍  
郡府中城今靜  
岡是也  
將軍之辭職者  
云大御所太公  
指之

降地固者妖氛一消天下自此清明矣諸侯伯同辭  
奉賀肥後侯清正獨謂世之治亂譬諸天之晴陰青  
天白日俄有起雲雨故難測者人心也未可以爲安  
而不置慮也公深以爲然

寧靜子曰後十又五年果有大坂之事而前三年清正既沒矣抑照公之  
以清正言爲然者亦或有察禍於未然歟

### 避雷符

照公既老在駿城一夜天氣俄變白雨翻盆霹靂連  
聲窗戶皆震近臣或有股栗者太公端坐而諭之曰  
凡災異之來豫設防虞率莫不可避獨雷公之降直  
射旁激無有定處不知何以避之汝等且有說乎皆  
曰非臣等凡慮所及太公曰然則我授汝一副避雷

符如是之天可散在各處不可聚居一處是之護持  
耳夫一人死而全家皆活是得失之最易明者而世  
俗不察往往聚首一室謂相依可免死殊不知雷適  
落其中則一家粉齏無復噍類乃諉以爲夙世之業  
何不思之甚自今以往汝等慎勿履其轍

寧靜子曰此論一出變動不測之雷亦有可避之路仁人之言其利博哉

### 雛僧三條

太公與諸老臣話問曰汝等聞雛僧三條之話乎皆  
曰未也昔有山衲迎雛僧於里晨夕以供使役一日  
雛僧逃歸泣訴其父曰兒既出家艱苦固其所甘但  
師之遇我甚無狀殆有不可堪者其一師每使余剃  
其頭偶一誤刀見血則鞭撻直下其二每晨起搗鼓



師曠研法不精呵責無不至其三余每內逼而起師冷眼送之曰汝又復上厠乎父聞而怒走往見山衲曰賤兒久辱師恩今有不得已之事敢請受兒以歸山衲察其辭色徐叩以故乃曰兒告吾云云山衲曰是不可不辯其剃頭則渠既圓其頂薙髮之勞不可委諸人故我借吾頭以爲學刀之地今則至自剃其頭矣獨及剃余頭故意誤刀創痕縱橫其插鼓則凡不問緇素家插鼓必以研槌渠獨以木杓故隨研隨折每晨不下二三折其上厠則本寺新造一圍獨以需縣吏來宿之用渠利其近且淨每便輒往禁之不止言未畢父拜謝伏地曰小人不知師之厚誨如此徒聽兒言以疑之慚悔之極無穴可入耳是雖一場

話說然自諸老奉行以至監察諸有司苟有治人之責者皆不可不留意於此否則偏聽誤人忠邪易地不爲難僧之父者幾希汝等其牢記勿忘

寧靜子曰板倉重宗之代父爲京尹也請教於勝重勝重舉此話以答之則其說流傳已久矣夫兩造不具備五辭不可聽斷獄者最不可無此慮也

### 老嫗失火

太公放鷹於駿之野也偶見一老嫗携稚兒泣於路者怪之使左右問其故嫗流涕曰妾前村一孀婦昨夜誤燒家屋縣吏罪其不警火逐之三年是以在此妾不知今夜將何處宿太公聞之驚曰是何縣吏之無狀夫民誰好燒其家者若必誤火者而一一放逐

板倉伊賀守勝重其子周防守重宗京尹京都所司代也兩造不具備五辭不可聽書經呂刑語

册修 近古史記 卷下

雖某亦嘗再失火城中者不得不先老嫗而之他甚  
哉縣吏之不達理也遂使人護嫗復其所召縣吏讓  
責之

支那唐堯虞舜  
二聖  
書經大禹謨語

寧靜子曰放鷹游獵之際恩及鰥寡之民者如此要其歸雖堯舜之用心  
亦不過乎此書云不虐無告不廢困窮嗚乎仁哉

### 止引水役

太公欲引安部川入城中以注園池下吏議之吏經  
理水道表以小榜偶太公還自放鷹見其道當一小  
寺不悅從臣或獻說曰宜賜地於他處以移其寺而  
後起役太公曰否否假使此役為國為民而相謀雖  
大寺巨刹亦不得不移之今日之舉特老夫一時娛  
樂之計耳娛樂之計而毀古來所置佛寺吾所不欲

駿州府中城安  
倍川流其西南

### 也遂命止其役

寧靜子曰昔豐太閤築伏水築移某神廟於他處而造離亭至伐山陵之  
材以充之何其暴也我照公不為一小役毀佛寺又何其慎也慎與暴之  
際興亡之機所由伏余嘗謂有天下氣像在翼翼而不在落落矣後之為  
人君者亦可以鑒於二公之事云

### 一生四十八戰

照祖畢生之戰蓋四十八度其每臨陣據鞍指揮進  
退士卒不借一步及戰急也手不復秉麾直以空拳  
叩前鞍連呼曰進進血流淋漓且不顧也故右手四  
指中節頑固皆生腫及老屈伸甚艱云公語人曰鎧  
冑之為物無用於美麗而又不便於厚重井伊兵部  
多力而擐重甲然被傷者數次矣本多中書則反之  
而未嘗一受刀瘡由此觀之大抵輕便而利於戰為

神廟指御香宮  
豐公移之大龜  
谷

井伊直政  
本多忠勝

標註 近古史記 卷下 德篇第三 十五 大規氏藏版

別修 邊古史 卷下 大槻氏藏版

東海道  
織田豐臣

備前主池田光政、參議輝政嫡孫幼名新太郎官左少將、相州鎌倉正宗備前長船兼光(正宗弟子)

美濃守侍從忠政、出雲守忠朝

可耳、其不尙虛飾、而留心實用者、率此類也、

寧靜子曰、東照公之勇於戰陣、是可見其一端矣、抑公之於武、當時稱爲海道無雙、其所以摧堅折銳者、赫赫乎前史、然而今之士大夫、動輒云、公之武不及織豐二公、吾不知其所見也、

又曰、余嘗謂鎧冑是軍中禮服耳、其拜大將、令士卒、非此無以成軍禮也、必以爲捍矢石之具、則陋矣、況今日大小火器之行、戰法亦一變矣、果金鎧鐵甲之足恃乎、

附記

備侯光政嘗曰、正宗兼光、劍並名、果爲何用、爲主將者、唯以三軍之刀爲我刀、則所向無敵、其鋒誰當、苟賴一刀、論其利鈍、非主將所恥乎、追錄以補照公之意、

本多氏絕命詞

中書忠勝病將死、召其二子忠政、忠朝、遺言後事、忠

政就、蓐問曰、大人苟所欲言、請謹聽之、忠勝曰、唯有一事、何也、曰、願不死耳、二子怪問曰、人生有始、必有終、大人所悉、今何爲出此言耶、忠勝乃使忠政執筆、以書其辭曰、死止毛奈、阿羅死止毛奈、死止毛奈、御恩遠受、志君越思邊盤、譯曰、死可惜、兮、噫、死可惜、君恩海壑、未全酬、二子泣、未答、忠勝則奄然而逝、時年六十三、

寧靜子曰、本多氏之忠於德川公、黃童皁叟所皆知而嘆賞、今不必言、特誦其臨終之什、則忠義天性、死不忘君之誠、藹然溢於三十一字、嗚乎、忠矣夫、

天野清節

慶長中、天野康景爲駿河、興國寺城主、食三萬石、嘗

興國寺城趾在駿東郡原驛北

標註 丘古史 卷下 德篇第三 十六 大槻氏藏版

別修 近古史談 卷下 大窪氏藏版

田原村在富士裾野邑宰代官也

本多上野介正純佐渡守正信子

崔子陳文子並為支那戰國齊

有所營造剪國內竹積之使衛卒三人守之一夜有群盜來掠竹而去衛卒覺之追斬一人餘衆逃散盜係公邑田原之民邑宰井出甚之助使人讓康景曰不告而殺公民其罪不赦宜斬衛卒以償之康景不肯曰殺盜古今之定法必欲誅殺盜之人請誅康景井出不能強訴之於官當此之時本多正純機智用事躬親來諭康景曰公命一下不可以中止不則國威不立宜使三卒探闖誅其一人以了命康景對曰既云國威不立敢不謹受命退而自謂殺一不辜而利於家丈夫所恥不如遜以潔吾身也遂棄三萬石而亡後不知所終

寧靜子曰昔崔子弑齊君陳文子棄馬十乘而遠之仲尼以為清矣若吾

國大夫事在論語公冶長篇仲尼孔子字

米屋八郎兵衛成瀬隼人正尾州犬山城主

### 成瀬奇獄

天野氏為殺一無罪而棄三萬之祿謂之清乎清者其誰謂不然哉

有米商八郎兵衛者父子兩世陰用大小二量以致巨富及成瀬隼人正成來為領主政令嚴肅姦慝逃跡八郎大懼自首請罪隼人謂八郎欺罔之罪不赦然知惡自訴其心有可恕況事在舊主之代不必追究也乃令曰自今以往陽用二量買以小斗賣以大斗行之七年以償前罪蓋欲以此損其富也既而八郎之肆來買米者日麤至其富竟倍他日

棠陰比事書名宋四明人桂氏撰記斷獄事

寧靜子曰奇獄奇斷可補棠陰比事然隼人所斷有恩無威達於理者處之必有得其輕重者矣

### 大窪佳謔

標註 近古史談

卷下 德篇第三

十七

大窪氏藏版

幕府指江戶城  
大久保彦左衛  
門忠教七郎右  
衛門忠世弟

淳于髡支那戰  
國齊人東方朔  
前漢武帝臣

宇都宮團伴見  
上

幕府有饗禮進鶴羹適大窪彦左謁焉照公命賜之羹彦左退坐外廳換幾椀喫之復入謝曰小人飽嘗君之羹爲賜多矣然臣家亦自不少此物公曰汝薄祿之家安得有之彦左曰且勿疑臣將以明日獻之翌日盛青菘於白板盤堆積如山自捧以獻焉曰昨日所賜臣即此是也但此物臣家呼做菘君之朝則特謂之鶴耳公笑而納之乃命左右讓厨人

寧靜子曰寓規諷於戲謔使人君笑而解之蓋爲淳于髡東方朔之流

### 宇都宮大和

照公有藝臣曰宇都宮大和後雍髮號團伴爲人滑稽多智能解紛於談笑間年七十餘精力不衰公戲謂團伴曰汝欲得金乎團伴云不敢願然見賜又不

細川忠興借金  
關白秀次不能  
償照公與金救  
之  
曾呂利新左衛  
門泉州大鳥郡  
人住堺浦以造  
刀室爲業

敢辭公乃裹百金於綿使侍臣投而與之令曰手承乃得不然則否團伴曰謹諾既而三承三失公遽懷其金而起曰咄咄失百金走入內團伴追及闔連呼曰鄙哉鄙哉遂鼓兩袖膈膊作鷄鳴曰凱歌揚矣仰天大笑而去其簡率如此

寧靜子曰是何與宋仁宗惜五百文於宦官之事太相類也抑公吝百金於團伴而不惜二百枚於細川氏亦可以見其施財之妙用歟

### 曾呂利某

豐公之臣亦有曾呂利某者談言微中善解人頤一日來候照公之館間話之餘啓公曰世以大黑天爲降福之神家家祭之而知其奧義者鮮矣公曰願聞其說曾呂利曰大黑爲貌豐頰織目高其眉宇而戴

冊修 近古史 卷下 德篇第三 十九 大觀 天 藏 版

一云、字閉奈美會、

黑帽於頭者、表其無覬覦上之心也、人而不覬覦上、則驕慢之心自消、而人人能安其分、所以致百福也、公鞞然領之曰、然、我亦有五字訣、曰、字閉遠美奈、譯曰、毋盱上、又有七字訣、曰、美乃保土遠志禮、譯曰、知身之分、蓋皆此意已、抑大黑之所以戴帽、更有一層、深理妙訣焉、汝知之乎、曾呂利曰、不知也、公曰、夫其所以戴帽者、欲一脫而望天耳、譬諸士之佩刀、常固室以善藏者、待其一抽以為用之時也、刀而不抽、刀亦為長物、即帽而無脫、是亦膠柱之琴耳、果有何妙用乎、曾呂利憮然為問曰、命之矣、

寧靜子曰、噫、嘻、大黑神之德之與福、果能如此、則吾將鑄黃金以事之、昔明智光秀、久奉此神、供養惟謹、及其聞僅為千人之主、俄以為不足尊、棄

其像於塗、遂不能安其分、而漸生覬覦之心、至乎甘為逆賊、則光秀不唯王法之罪人、抑亦大黑神之罪人也、

### 太田忠兵衛

事在慶長十九年、吉岡建法、或憲法、又兼房稱仁、右衛門、京都四條染戶、創憲法、染、又善擊劍、創吉岡流、板倉勝重、見上、日華門在禁中、紫宸殿、禁中、殿名、

慶長中、大內有散樂、下令縱民觀焉、於是遠近來觀者如墻堵、時染工吉岡建法亦往、朝吏惡其無禮、叱而去之、建法怒、歸私藏刀於衣中、而再往、斬朝吏、事出不意、萬眾驚擾、此時京尹板倉勝重在日華門觀之、怒甚、直拔眉尖刀而起、其臣太田忠兵衛止之曰、是不足煩主公、臣請代往、排眾而進、遇建法於紫宸殿、階下、相呼欲鬪、建法偶顛而倒矣、忠呼曰、乘人蹉跌、武夫所恥、疾起決輸贏、建法翻身起、忠揮刀一擊、殪之、萬眾歡呼、勝重大悅、歸第賜之酒、因徐問曰、我

册  
修  
通  
古  
史  
記  
卷  
之  
一  
下  
九  
州  
樹  
氏  
藏  
版

聞建法雖賤工亦善擊劍者今其倒者天也汝盍乘焉乃待其起耶忠謹對曰是劍法虛實之辨也請為主公一言之夫其倒也虛於倒而所以捍身者實也我臨其實矣往往有反為所斬者其起也實於起而所以防敵者虛也我乘其虛矣率少不先於彼者是雖小技可以通於兵法矣勝重大感增忠以祿若干

寧靜子曰昔猿松謙信之追三郎於米山也不要之山上而待其下坂以伐之亦避實擣虛之術耳意太田忠之通於兵法云者豈謂此等之類歟

奇童

勝重子重宗代父為京尹謁祇園祠祠前群童聚戲一童子以邦訓呼數字曰自一至九語尾皆帶都音十獨無者何也群兒茫然有一童年僅九歲應聲曰

三郎或作六郎名晴景長尾為景長子謙信兄天文七年父死後兄弟交兵祇園祠在京都四條鴨河東

板倉周防守重宗

山城淀城主丹後守正登弟式部正名

亦有然者五字既重都音所以十字止本訓重宗聞而奇之翌日使人召致之乃合二餅餠為一團使童子食之曰今所喫上者旨下者旨童子沈吟忽拍掌作聲曰今所拍左者鳴右者鳴重宗益異焉舉置之左右後遂列近臣

寧靜子曰板防州之斷獄機智如神此童之遇防州可謂氣類相感者矣

甲賀氏子

丹後守稻葉正登介弟曰式部游蕩無賴不可羈束正登數讓之不悛正登不勝積忿遽命侍臣甲賀孫兵衛往斬之孫固辭且諫曰大叔固不為無罪抑以不從教之故一旦推刃骨肉後必噬臍不若且紓之以啓其自新之路正登益怒曰汝怯懦不成事舍汝

標註  
正史  
德篇第三  
二十  
規氏藏版

別冊  
修  
送  
古  
史  
論  
卷  
下  
大  
規  
氏  
藏  
版

豈無可使者，孫淚數行下，曰：君侯果以臣為腰骨脫矣，則臣不敢復辭，但事之成否，天也。願得監者一人，與之俱許之。此時，孫年甫十六，額髮被面，鬢影可憐，遂與監者趨造式部之門，具報所以來之狀。於是式部盛氣按劍待之，正廳孫入，式部呼曰：孫也，我久已知有今日之事矣。然汝乳臭何能為，聲色共厲，孫則脫佩刀投之後，膝行而進，跪曰：少安勿躁，夫君之於公，分雖君臣，親則兄弟，今日之事，豈某之所願哉？雖然，君命不可廢，直起，捧式部奪其劍，伏之座，旋取匕首於懷，擬其胸，左右驚愕，莫之敢救。孫顧謂監者曰：疾歸告吾公，臣之腰骨幸未脫也。因徐扶式部而起，曰：某所以報公者，畢矣。君第行，某請從。遂奉式部而

遜於野，風殮露宿，十數年。及式部病死，正登乃召孫復之。

寧靜子曰：偉哉甲賀氏之子，一舉而衆善聚焉。其犯顏而諫者，義也。受君命而不誤其事者，勇也。奉君之弟而免其死者，仁也。而終始所處，未嘗不出乎智也。嗚呼！孰謂十六齡之童而作此雄偉不常之舉耶。

### 土井利勝

大炊頭土井利勝，舉漢絲零餘尺許，付侍臣大野仁兵曰：謹藏之，同僚或有笑其鄙吝者，利勝置不問。居三年，偶利勝腰刀帶尾解矣，急呼仁兵曰：持往所付漢絲來，仁兵應曰：唯在此。直取之，腰袋以呈，利勝乃手自拮据，以結束其帶尾，欣然微笑曰：無用之用，今而驗矣。遂召其老寺田與左衛門，命之曰：寡人甚嘉

土井氏時領下  
總古河城十四  
萬石  
漢絲支那船齋  
絹絲

標註  
近  
古  
史  
論  
卷  
下  
德篇第三  
二十一  
大  
規  
氏  
藏  
版



別冊  
修  
近  
古  
史  
談  
卷  
下  
德  
篇  
第  
三  
二  
十  
二  
大  
規  
氏  
藏  
反

大野仁兵謹愨而重主命也其增與祿三百石抑漢  
絲之爲物成於彼土桑婦蠶繅苦辛之手而展轉航  
于海以入我都其勞人力何如哉雖則寸殘尺餘徒  
委之流塵是棄天物也吾心所最懼而仁兵之守以  
不失謂之事天者可也因戲曰一尺之絲博三百之  
祿所獲亦多矣夫笑鄙吝者欲何爲

寧靜子曰一尺之布尙可縫君臣相容有如此者古人情一舉一笑良有以也

### 酒井忠利

武之川越有備後村者其里正某世稱備後及備後  
守酒井忠利移封於此命改其名不聽既而忠利巡  
行封內召見里正面諭之曰君民同稱非禮之宜不

前漢文帝弟淮南王謀不軌不食而死民歌曰一尺布尙可縫一斗粟尙可舂兄弟二人不相容  
酒井忠利若州小濱侯祖  
武州入間郡川越城  
里正云莊屋

可不速改里正不屈曰小人自君之主此土納貢課  
役不敢後他邑而以盡其職主之所知也今有何無  
狀而必欲改累世所襲之名雖君有言小我不敢奉  
命矣必欲正名分主宜改主之名耳忠利夷然以解  
曰然則寡人此土備後汝則一村備後各從其所自  
稱耳照公聞之歎曰凡責不甚緊要之事於人而必  
欲逞己意者皆褊心無知之行也如忠利之曠度機  
智豈常入所能及耶

寧靜子曰土着之民抗新來之君雖剛愎可憎客主之勢亦有不得不然者乃知諸侯移封之制非所以固民心矣

### 松平信綱

酒井氏移封之後伊豆守松平信綱代領川越領內

松平信綱慶長十六年移河越

標註  
近古史談  
卷下  
德篇第三  
二十二  
大規氏藏反

別冊  
修  
古  
史  
九  
樹  
日  
藏  
片

野火止村在新座郡  
玉河又作多摩川發甲州流多摩郡

小川村在多摩郡小金井村北  
新河岸村在川越東南

莊子河潤九里澤及三族  
武野武藏野也疏水之成在承應年中

有野火止者土瘠水匱田里蕭條代官安松金右衛門建議曰宜鑿新渠以引玉河則水利疏通稻田可以開矣信綱問其所費曰當用三千金信綱曰顧吾亦非久于此者然以三千金利乎後人亦吾之職耳乃命督其事安松於是募役夫數百人鑿渠十有六里自小川村達新河岸既成而源水不至渠中唯沮洳信綱怪而詰之安松曰雖臣亦未解其理且待明年至明年水尚不至信綱殊不平讓安松曰汝特不察地勢高低耳安松曰否臣今而有所悟古云河潤九里蓋川越之爲地在武野曠漠之中土燥風多人家皆吹塵滿座有客至必掃席而後延之而今年獨不然加之蘿蔔諸菜肥饒皆異平日是知河潤入地

數尺而十六里之渠有以暗助之耳至其明年果一夜大雨有聲如雷俄而奔流衝決香魚躍上地十六里間一時皆盈以達新河岸信綱憮然曰安松經三年之久不挫其志洵有足感歎者增之以祿若干石後遂至顯職

寧靜子曰余聞野火止貢稅僅二百今則增至數千石而渠水之利民皆賴之然則松豆州利樂樂之惠真沒世不可忘者矣

碁局滅燭

修理大夫酒井忠直二子長曰遠江守忠隆次曰右京亮忠稠皆年少嗜武技而忠稠特膂力過絕人忠隆有所愛名馬曰新月忠稠甚欲得之屢請之兄兄不許忠稠臣高木源日置新等皆以多力相競忠稠

大學詩云於戲前王不忘君子賢其賢而親其親小人樂其樂而利其利此以沒世不忘也

酒井忠直讚岐守忠勝子小濱城主

高木源之丞日置新左衛門

史記秦本紀武  
王有力與力士  
孟說舉鼎絕膂  
註膂脛骨也

忠稠領越前敦  
賀一萬石

論語述而篇子  
不語怪力亂神  
楚項羽願與漢  
高祖挑戰高祖  
曰吾寧關智不  
關力

丁子風爐陶製  
風爐煮丁子薑  
室內者云  
井伊直通直政  
玄孫江州彦根  
城主  
長侍臣長也  
武川源左衛門  
杉原三平柏原  
忠右衛門

嘗觀其絕技，因有所悟，乃謂忠隆曰：我力能揮棋局，滅燭火，伯氏無意觀之乎？忠隆掉頭曰：吁！夫危矣！絕膂之事，其可不思？忠稠奮曰：果有所能，伯氏亦能割愛於新月乎？忠隆曰：可也。於是設大燭於室中，隻手擊棋局，一揮滅之。忠隆驚嘆，遂以馬與之。事達，乃父修理大夫，大夫頓蹙，召忠稠，戒之曰：汝雖小侯，亦為一面將，將乃乘麾，以指揮衆士者，一人強力，果為何用，抑持固有之力，深藏而不見，此裡自有許多勝算，非汝所知耳。

寧靜子曰：仲尼不語力而為聖人，漢高不關力而為天子，力之不足貴也，尚矣。然則修理大夫深藏不見之言，却是為萬鈞之力矣。

### 丁子風爐

或有贈丁子風爐於掃部頭井伊直通，直通喜甚，使侍臣安之於床，愛護殊至。每晨夕拂拭，必戒侍臣曰：苟有少損，不敢貸一語。侍臣苦之，其長武川、杉原、柏原等相謀，各出金若干，新贖風爐三箇，謂侍臣曰：誰敢碎主風爐者，其按劍之怒，則我三人者當之。侍臣藤田金彌唯而起，為誤拂拭失手者，墜之地，盡破，直通怒甚，直起欲手刃之。三人進而止曰：君何惜風爐之甚，如此尋常器，臣等皆能藏之，乃呼三箇風爐，陳之前，皆製造不讓主物，直通瞠然。三人因諫曰：為君愛護甚之故，侍臣等懼失誤之罪，殆不安寢食，安有人主而以一玩器苦人者乎？直通怒稍解，走入內，是夜召三人及金彌，謝之曰：汝等納身於惡，而不忘諫

刪前... 古... 卷... 大... 樹... 日... 藏... 用...

君可謂忠矣賞三人以上下衣各一領金彌則賜時服云

寧靜子曰算無遺策噫君臣之際不當如此耶

茶禿正齋

遠江守松平忠喬為人寬仁慈愛不妄喜愠在職五十六年未嘗一日怠廢遂進爵至從四位下蓋忠勤之力云有老臣謀逆曰安藤總太隱計既熟延忠喬於茶寮從容款接置毒碗茶以侑之忠喬不知之也徐取欲喫之茶禿正齋走來止之曰茶色惡矣是必有異小人請試之舉碗仰飲則輾轉吐血而死忠喬驚欲起賊持其袖侍臣高木某抱賊伏地一人執槍鏗而殺之是日微正齋忠喬殆不免初忠喬方冬月

松平忠喬世稱櫻井松平者領攝州尼崎城四萬石

家老安藤總太郎

茶禿所謂茶坊主者

高木宗兵衛

糾官目付職

天寒覆褥火閤擁以取暖偶正齋來添炭褥尾揚拂火火墜燎席微傷忠喬足正齋蒼黃收火面灰口噤戰栗請罪忠喬神色不變曰褥尾拂火不必汝罪也但糾官視席爛必有所責於汝宜移之他以滅其跡竟無呵責之言正齋感極而泣每思有所以厚報之至此果代其死

寧靜子曰遠州之從容不怒殆有劉文饒羹爛汝手乎之概矣若夫正齋之死非正命也而其所以死則忠也烈也嗚乎誰有若正齋之正者耶

稻葉正則

美濃守稻葉正則年少慍悍乘怒手刃近臣其子某怨甚每思有所以報之未果也一日正則率衆士大獵於野外正則立小邱之上據鞍觀其馳驅也某喜

後漢太尉劉寬字文饒性仁恕嘗服朝服侍婢奉肉羹翻汚其衣寬神色不異徐言羹爛汝手乎

正則明曆三年為老中領小田原城十一萬石子孫移山城淀城

別修 近古 史 卷下 規氏 藏 版

一徹縱烈奴之事見織篇

將軍德川秀忠 號台德院 太公云前將軍 家康 今將軍指秀忠

日天時至矣竊伏邱隅丸於銃狙擊之傷其左股貫鞍橋正則顧眄不驚見徒御之逐賊者故麾之諸老臣皆諫曰賊之妄舉未可知請罷獵而歸正則不聽曰勿用彼何為游獵終日及燭已點而後僅歸入城

寧靜子曰是與一徹縱烈奴之事太相類焉稻葉一家何豪懷之多也

台德公謹厚

台德公持身最謹太公嘗歎其謹厚曰某雖駕雲梯不可及矣太公又嘗召本多正信諭之曰今將軍之謹厚洵可美也然事亦有不宜過乎謹厚者不可不思矣正信曰唯他日謁公因前席曰殿下之謹厚甚矣請少虛誕其言是太公之訓也公笑曰太公之說虛有人買其虛者無他以其有實也我之倥侗無物

縱說其虛人誰信而買之哉

寧靜子曰台德公之言可謂天籟矣太公於是乎不免人籟也嗚乎今日之泰平果誰開之而誰成之耶

霹靂手段

三島東海道一驛屬豆州驛中有三島祠

伊豆箱根三島之神稱之關東之鎮盟書必載神名

台德公嘗宿三島驛夜寢而不寐使左右相語枕上臥而聽之一人曰往者大駕駐此地時某甲從僕手捕三島祠前之池魚炙而食之儕輩皆悻曰神怒不可度也僕昂然曰我挾天下餘威以從事神亦無所施其靈耳公聞之勃然變乎色俄興換衣召本多正信命即夜捕其僕糾推之明日遂磔殺之三島驛口而揭批文於牌曰維三島之神八州之鎮布威靈於關左顯冥驗於海隅汝奴輩敢持公宰餘威不顧神

標註 近古 史 卷下 德篇第三 二十六 大規氏 藏 版

關左八州即關  
東八箇國蓋加  
伊豆而除常陸  
也

明冥罰騁丹池之意馬饑靈沼之神魚如此則誓紙  
虛文盟書何用速加肆市之天刑顯跡崇神之國法  
縱頑兇之無悟庶元惡之可懲

寧靜子曰台德公以溫良慈仁之德俄下此霹靂手段亦出其一意敬神  
之至誠者是不足深怪焉抑太公過謹厚之歎於是可以已乎且不乎

### 彗星見

慶元之際彗星見于北方光芒漸大時兵革僅熄人  
心未安訛言亂將復作台德公聞之笑謂左右曰一  
箇小妖星見於廣漠之天四方萬國孰膺其象茫乎  
不可知矣必引以爲己國之災非愚則陋矣抑天意  
之果有向豈人力所可能避哉唯人君當順受其正  
而已矣既而彗星稍滅百姓安堵如故

慶元慶長元和  
也

井上主計頭正  
就元和三年爲  
宿老領遠州橫  
須賀五萬六千  
石

寧靜子曰公之言通暢明快何其太似太公也世或稱公爲淳良之主而  
識見之卓如此賢者寧可以常情測度哉

### 太田某

台德公時太田某有功公召見賜之祿五百石太田  
怫然而作直擲其賞狀於地以出公怒其無禮欲處  
之死井上正就曰是宜稟之太公而後決焉乃使正  
就往駿府而問太公欣然曰善哉問將軍之用心如  
此泰平之開既有期矣顧太田所爲誠無禮矣雖然  
信賞必罰政治之所由行賞罰苟不中群下將何所  
歸怨太田蓋欲諫之而未由故今日捐身以諷之  
耳不然太田豈不知犯法之可畏哉抑我又有何語  
汝者昔在參河牙兵鈴木久三私取池籩之魚自烹

別修 世 大 氏 藏 版

食之、我聞之、不堪忿怒、急召久三、拔眉尖刀、擬之、久三袒而當之、大聲罵曰、噫、暗主、以人代禽魚、惡能定天下、我感其言、退而思之、此時有弋於囿被拘者、久三蓋諫之也、乃命釋其人、召久三以褒之、今太田之所為、殆亦久三之意耳、汝速歸告之、將軍增之以三千石、正就歸以報焉、公大喜、乃增太田祿、召正就而謝曰、孤因汝之言、知孝道矣、又知賞罰之道矣、賜之以左文字刀、

長州豐浦郡鍛工、左衛門尉大、夫號源慶、學岡崎、正宗、銘、刻、左、字、文、和、五、年、死、年、八、十、

寧靜子曰、吾讀史至此、條未嘗不仰慕鼎盛之世也、曰嗚呼、使廟堂之上、辨曲直、明賞罰、永久如此、天下寧又有衰與亂乎、然則台公之問、照祖之答、洵千載之龜鑑也、

本多三彌

演戲一派有、幸、若、與、能、異、樂、器、唯、用、細、腰、鼓、高、館、在、與、州、平、泉、桃、配、野、在、關、原、驛、東、

本多三彌、正重、佐渡守、正信之弟也、性疎豪而率直、照公嘗在伏水、觀幸若八九郎演高館舞、舞終、謂左右曰、今世安得勇豪如辨慶者乎、三彌進曰、辨慶不之其人、特無名將、似判官公者耳、關原之戰、朝已過辰刻、公尙陣在桃配野、三彌時為監軍、走來告曰、敵營遠矣、請少進大旗、公冷笑曰、黃口兒敢多言、三彌繞其背、私語曰、口雖黃也、遠則不得不云遠矣、及大坂冬役、給事台德公食一萬石、太公聞之、召見問曰、三彌善拗矣、今何所改悔、而能高人品如此、三彌曰、今將軍淳良易事之主也、事若主而善拗者、非愚則狂矣、太公笑曰、三彌故態亦復發歟、

寧靜子曰、三彌之為人如此、較諸乃兄之曲而巧、何其直而拙也、雖然、巧

標註 近世史 卷下 德篇第三 二十八 大 氏 藏 版

册  
修  
世  
史  
論  
卷  
下  
大  
樹  
氏  
藏  
版

而曲者往往得志而拙而直者究竟不免坎軻古今一揆是亦可嘆也夫

賢媼

大婆殿岡部某  
女爲今川氏士  
河村善右衛門  
妻河村歿後天  
正七年秀忠生  
家康召婆爲乳  
媼

台德公乳媼某蓋參河之人然不詳姓氏人呼曰大  
婆公云媼賢而有丈夫之風公以乳育之故視之如  
阿母眷遇之渥至老不衰媼無他嗜好但每月二三  
次盡致轎夫僕隸於厨下而崇飯於大盤一一裝之  
碗身親饋以供之奴輩感戴極其放饒而止以此爲  
平生娛樂也一日本多正信來候見其親饋驚曰大  
婆公侍婢使令非不足也何苦而自饋之爲媼毅然  
整襟曰比來人謂子爲驕奢稍甚妾聞之不敢信乃  
今而知其匪誣也子亦忘爲彌八郎之時耶妾昔微  
時欲施一飯之恩於人且不可得今也設此大饗使

本多佐渡守正  
信初稱彌八郎

媼子某黨山中  
源左衛門者被  
流刑

奴輩數十人快然飽食者悉皆邦家之恩而獨忘微  
賤之時可乎子爲天下大老是之不問而以徒勞見  
擬吾是以信子之驕奢而不能自省也正信赧然無  
言而去及其疾病也公親臨視之且問所欲言媼泣  
曰妾復何言但鄙心所願殿下克遵奉太公遺訓而  
務致心乎政治使後人無所問然也公又問果無所  
私請乎媼曰殿下眷遇如此今何所不足而敢請者  
公將起媼遽呼曰主公主公前所以見云云者妾得  
之矣得非以賤息流竄爲念耶抑彼自犯罪至于此  
於妾絲毫無所怨今臨終以乳育之故曲從宥典是  
舉私恩廢公法也大妨妾冥途之行切勿以勞尊慮  
言畢而瞑

標註近世史談 卷下 德篇第三 二十九 大觀氏藏版



別修 古史 卷下 大枝氏 藏

傳語出于中廣

寧靜子曰台德公之淳厚謹密雖曰由天性未必無此媼之冥助暗養也夫外得良師傅以輔翼之而內又有乳媼之賢天之祐德川氏何其篤也傳曰國家將興必有禎祥賢媼之為禎祥不亦多乎

### 台德公美事

公平素未嘗履日影夕陽入座必避而過之旁好插花技每有茶儀自安之床或有獻冬日牡丹公一覽稱善左右啓曰盍插之瓶公曰此花雖美非節序之正所不欲賞玩也伏枕數旬未嘗一朝廢梳頭曰雖然病矣天下之政不可不敬聽豈可以蓬頭亂髮接之乎嘗語左右曰人有恒言云浮世如夢寸步外皆闔夜矣須及時娛樂耳此言大繆當云浮世既短矣不可

不加敬敬之時亦不長豈不能勉强乎

### 舞妓阿國

白拍子阿國出雲大社巫女云為歌舞妓祖結城少將秀康家康第二子

天正中有妓稱阿國者妙麗善舞名籍籍於京畿少將秀康之在伏水欲觀其技倆召致之客館阿國繫頸以水晶念珠少將意其品不稱賜珊瑚念珠以寵之既而阿國進奏其技羅衣從風長袖交橫極其宛轉之狀少將凝視者久因大號泣左右怪問其故少將乃曰渠雖裙釵之流既為天下第一名矣我則堂堂一丈夫而曾不得稱海內一人豈能不羞而泣耶

論語里仁為君子喻於義小人喻於利上杉景勝時領會津

寧靜子曰君子喻於義武夫則喻於勇故觀一舞妓亦足以發其豪氣耳不然上杉氏號稱天下勁敵而少將以一人當之誓不使越白河關一步尚何不稱海內一人是憂哉

別修 近世史 紀公生母 南龍公 養猛士耶嗚呼有此母而有此子南龍公之勇武絕倫不足怪也

紀伊大納言賴宣家康第十子、薨稱南龍院、阿萬上總大多喜城主正木右近大夫入道觀齋女、舊主指加藤嘉明見豐篇

### 紀公生母

紀公賴宣生母曰阿萬、後稱養珠院、嘗謂愛諸公子而獻之名劍寶器、常事耳、抑主將所寶者有名勇士也、一旦緩急、舍勇士將孰之恃乎、妾聞塙團右衛門為舊主所錮、仕路迤邐、妾欲得此人以保護公子、顧不勝於名劍寶器乎、乃就每歲所受粧資五百金、致其二百金於團右衛門、以待他日之用、

寧靜子曰、鏡臺粧奩、務致其美、婦人常態耳、誰謂捐其粧粉資而為國家養猛士耶、嗚呼有此母而有此子、南龍公之勇武絕倫、不足怪也、

### 南龍公

南龍公武勇絕倫、行事亦多猛暴、而時復有灑然可喜者、嘗贈牽牛花一盆於生母養珠院、曰、朝間之花、

過午猶榮、所以供一粲也、答書曰、朝花之贈、奇觀可喜、抑人壽猶此花、苟得其養、短者亦可使之長也、勉之、勉之、即養家國、亦唯此心、視之、國祚何患不長久乎、答謝之次、聊及之、

寧靜子曰、南龍公在兄弟十一人中最健康、保壽至七十餘齡、豈克服母氏慈訓之所致歟、而其剛勇無前、不若神姦莫之敢避、亦足以徵夫豈復有十四齡之言耳、易曰、知柔知剛、萬夫之望、南龍公有焉、

### 阿閉掃部

越前侯秀康之就封也、聞阿閉掃部為勳閥之士、以重祿聘之、伯伊勢亦越之世臣也、將為其子行撰甲禮、請掃部為賓、禮畢置酒、伊勢謂掃部曰、今日豚兒撰甲之初、願子語當年武功、以祝兒前程、掃部曰、吾

不若神姦並妖神之名、出左傳、易繫辭下傳、

掃部父江州山本山城主阿閉淡路守長之菅、繁明智秀為秀吉所族滅、

余吾湖在賤嶽

豐太閤攻箱根  
山中城時青木  
新兵衛屬豐臣  
氏  
方齋時客於伯  
氏

豈有武功可語乎無已則有一焉吾嘗見一士武風最可觀者矣賤嶽之役兩軍既散吾單騎沿余吾湖而退有一騎呼於後者回鑣接之則曰朝來所殲皆雜兵矣不幸未遇好敵觀子儀容果非凡士敢請一戰決輸贏余曰諾下馬將交槍其人曰請俟之須臾我槍蟻矣沒鋒於湖洗之者三日可以戰矣於是相鬪雌雄未決而日已昏黑乃呼曰可恨槍鋒難辨請期他日子爲誰身是青木新兵也後日相見戎間誓不付勝負於他人矣揚鞭而別吾結髮從軍未嘗見從容整暇如此之士言未畢有青木方齋者自屏後出謂掃部曰側聽吾子話懷舊之淚不能自禁吾子亦不記乎爾時與君交鋒者即此翁也掃部拍掌曰

契闊久矣今日相遇何其奇也乃舉觴屬之好以腰刀由此青木之名顯于一時侯聞而聘之與掃部同其秩祿

寧靜子曰當時士風桓桓如此尙武之俗可想耳今日武弁之家生男則口食之儀着袴之式盛張伎樂請客極歡者家家皆是而擐甲之禮則寥寥罕聞嗟乎亦可以觀世變矣夫

杉田壹岐

越前侯忠直之臣有杉田壹岐者起步卒列國老常好直諫以匡救君過爲務一日侯放鷹而歸意色欣欣曰今日之獵從者馳驅殊可觀矣一旦緩急我率此輩以臨陣無復可患矣諸老臣同辭皆賀壹岐在末班獨默不言侯怪問故壹岐乃曰以臣觀之今日

參議忠直秀康  
長子

刪修 近世 古史 史記 卷下 德篇第三 三十三 大觀氏藏版

伊藤玄菴

之事可歎不可賀也。臣聞侍臣之從放鷹也，度君之舉動無常，往往與妻子訣別而出。君臣之情如此，萬一有事，誰為君之用者？而君反以為可用，是臣所謂可歎者。侯艷然怒，見乎色。侍臣伊藤某捧刀在側，揮壹岐去。壹岐叱曰：汝少年何知直脫佩刀，却之背後？進伏侯前曰：君第甘心焉。臣不忍坐視國運之蹙也。侯不答而入。諸老皆曰：諫君亦有時，今日何日出此不祥之言？壹岐曰：今日惟時，是以有諫。若夫侯君顏色以諫，諫竟無時耳。抑吾輩新進之士，與公等世祿之臣不同，死固其分也。歸舍待罪，呼其妻諭之曰：汝非步卒之妻乎？今則儼然內子，侍婢環焉，是皆國恩之所致。汝慎勿忘我。今夕而賜死，不可毫髮有怨君。

之心，妻泣未答。剝啄之聲徹於耳，壹岐蹶然起曰：君命至矣。趨造於朝，侯乃引入寢室。徐謝曰：我熟思汝晝間之言，寢而不能寐，是以召汝耳。吾過矣，吾過矣。我深感汝志，因手賜佩刀一口。識者謂以侯之猛暴，不誅壹岐無禮，而反謝過以賞之，洵不愧為東照公之孫。

寧靜子曰：戰國之士，唯知效死於鋒鏑之下，而不知折首於尊俎之間，故照公嘗謂直諫之功勝一番槍。若壹岐者，近焉。

附記

越前侯光通之時，亦有西尾傳兵者，扈從之臣也。嘗饋食君前，光通見食中有汗物，色變示之。傳兵曰：看之。傳兵受則食皆盡。光通怒曰：寡人唯看云，未嘗食。

左少將光通秀  
康次子忠昌嫡  
子  
西尾傳兵衛

遠州大井川

德川三世將軍  
家光、薨稱大猷  
院、  
今將軍指秀忠、  
世子指家光、  
酒井忠世上野  
厩橋城主十二  
萬石、  
青木忠俊、武州  
岩槻城主五萬

云也、傳兵謝其不敏而止、蓋慮咎及厨人也、其為監  
察陪駕於東下也、路臨大堰河水俄溢、涉將絕、鹵簿  
僕從競先而渡、喧鬧殊甚、光通性急、遽召傳兵、怒曰、  
汝為糺官、不能禁止此等事乎、傳兵正色曰、君第勿  
噪、君而鎮靜、孰敢不鎮靜、傳兵之因事納約、率此類

寬永三輔

雅樂頭酒井忠世、大炊頭土井利勝、伯耆守青木忠  
俊、並為大猷公、傳相謂之、寬永三輔、初太公之在世  
召三臣、以今將軍之意、屬世子、曰、雅樂頭、汝以仁輔  
之大炊頭、汝以智濟之、伯耆守、汝以勇勵之、三人協  
心以輔導焉、我不憂其不為明主矣、抑天賦之不同、  
豈曰世子之稟、如將軍之稟乎、譬之我寅年而金性

石、  
家康、天文十一  
年壬寅生、秀忠  
天正七年己卯  
生、家光、慶長九  
年甲辰生

酒井忠勝、領若  
州小濱十二萬  
石、松平信綱、領  
武州河越七萬  
石、板倉重宗、領  
下總關宿五萬  
石

將軍卯年而土性、而世子則辰年而火性也、不能使  
世子土性、猶不能使將軍金性也、故輔君之道、唯在  
隨其性、以導之而已矣、三人皆謹奉命、其後、忠世、忠  
俊、以嚴直見憚、獨利勝、以溫良慈敬承寵、每侍燕間、  
從容說曰、伯耆之言、不可不聽、否則雅樂必有異言、  
公輒悟、蓋公之所以勵精圖治、以致太平之盛者、實  
三臣功居多

寧靜子曰、嗚乎、寬永之朝、何良臣之多也、其後、掃部頭井伊直孝、讚岐守  
酒井忠勝、伊豆守松平信綱、周防守板倉重宗、並在政府、和而不同、外間  
疑其有隙、告之、公怒詰、忠勝等、忠勝謹答曰、臣等和於公議、而不和於  
私事、所以政無私曲、苟公私共和、而依違無所爭、則何由能得致公平之  
道、公大悟曰、理宜然、然則告者妄也、忠勝曰、非妄也、彼陳其所見耳、

大猷公寬仁

刪修 近世 古史 卷下 九

目黑村在武州荏原郡將軍家光弟正之為保科肥後守正光所養後稱松平氏任右中將領會津二十三萬石

傳馬町在江戶

禮記雜記下云百日之蜡一日之澤蜡祭名言百日勞苦而有此祭終歲勤動今僅為一日飲酒之歡是乃人君之恩澤若狂言飲酒醉甚也

公嘗放鷹目黑與左右微行憇邑中成就院公賞其壁畫問寺僧曰貴寺亦有大檀越乎曰唯有保科君然祿微喜捨甚乏嘗聞保科君大樹親弟賤民且知同胞相憐貴人何情之薄耶公色少變目左右辭去僧後知其實大懼待罪無幾公增封保科正之山形二十萬石又附寺田若干又嘗歸自游獵路過傳馬街有醉漢臥道前驅屏之不及而公既至矣問曰彼何物侍御跪答曰今日是十月念商家例有惠神會所謂百日之澤一國如狂惟斯時為然故此漢亦飽會主之酒而醉倒也公曰其快可想我且與之下物解所獲一禽以賜之一市人皆感泣為廢神會以到于今

湯淺元禎稱新兵衛號常山岡山藩士好學著有常山紀談文會雜記等十數種

柱下指周老子嘗為柱下吏故云步隊長部頭

寧靜子曰嘗閱湯常山文會雜記云伏讀東照公遺訓其所說率近柱下無為之道德猷二公時諸大臣所論議亦惟無為耳今觀此數條果有然者歟要之三世所主唯一慈字

石谷十藏

石谷將監初名十藏致仕號土入嘗為步隊長其部下之庭有鶴下來家奴戲以斧投之即死部頭以下驚愕奔走不知所措先幽其奴與主人告之石谷氏會不在待至暮夜石谷乃歸問曰部中得無有事故乎部頭促席低語曰今暮某家有鶴自空際下奴誤投斧即死百方無救且為之若何石谷大聲言曰子云有鶴自天落而死乎是暴死也犬馬猶有暴死鶴獨無之乎蓋食毒蟲之所致耳子歸其以此說傳之

册明... 修... 古... 史... 卷... 下... 尾... 公... 吉... 通... 尾... 公... 吉... 通...

漢書百官表太官主饗食

部中明日載鶴以登于朝啓閣老諸公曰昨暮僕部中之庭有鶴自天落而死犬馬猶有暴死鶴獨無暴死乎蓋食毒蟲之所致其奈之何閣老首肯曰既已暴死矣當不必問石谷曰諾但中毒之鶴不可納之太官請拜受而歸乃退歸則呼部頭舉鶴付之曰昨來部下奔走心身亦勞矣以此慰之可也

寧靜子曰石谷氏簡易了事如此亦足以想像夫無爲之治矣若夫處殺鶴者更有黃門義公明斷焉

### 黃門義公

國家有禁殺鶴者刑蓋重仙禽也水戶黃門義公時有人銃鶴於禁獵所縣吏捕以獻焉公怒下之獄久而不問歲亦云暮明年春正月公招致封內八巨刹

家康第十一子中納言賴房嫡子光國任權中納言亮諡義公

學斷此獄左傳之語

住僧自饋享之例也禪話之次及殺生事公因謂僧徒曰日有犯禁殺鶴者寡人嘗學斷此獄僧等觀焉乃引出囚人於庭縛之松樹大聲喝曰汝犯國家大禁其罪不可赦拔刀擬之而故躊躇七僧觀之瞪若不出一語公於是投刀罵曰咄鈍僧輩我豈以人替禽者乎特法律之不可曲欲待沙門一哀以宥之今乃七僧駢首呆然視其危而莫之救慈悲之道安在哉夫僧而無慈悲之心亦安用浮屠哉命盡逐七僧而宥殺鶴者

寧靜子曰桃源遺事有記云西山公每斷死刑戒獄吏云行刑之日必以告我其意謂苟有生路吾能活之故大辟之處斬處磔者吏往往延時月或至踰一歲孟子曰以生道教民雖死不怨殺者如義公殆庶幾乎

### 尾公吉通

義公隱居常陸久慈郡太田鄉西山自稱西山隱士孟子盡心上篇

家康第九子大納言義直封尾張吉通其曾孫也任中納言

尾公吉通承祖父二世窮蹙之後府庫空竭國用殆不支諸有司相議先沙汰步卒老廢不中用者二百餘人盡放之公聞之憫然諭有司曰國家行儉由供給不足則放老卒亦不為無理雖然彼皆少壯勞筋骨老而見棄何其悲也寡人以六十萬之封且不能供給群下渠雖二百人并妻孥計應不下數百人乃窮餓道路進不能食力退又無寸祿不轉死溝壑而何為抑步卒之勞筋骨常事耳譬諸戶之鵠居鴨居俗呼戶限上下為鵠居鴨居鴨居上不勞而鵠每勞於下然不可以鵠之勞而望鴨之逸夫步卒亦戶之鵠居也勞固其職也特不可以其老故棄之耳有司皆感泣而退盡召還二百餘人復故

論語堯曰篤云出納之吝謂之有司

寧靜子曰出納之吝有司常態而仁人君子每行惠於不費所以不傷財不害民也若夫尾藩老卒設微仁人一言則二百餘人皆死於匪命豈不悲哉

### 中將正之

中將正之之就封會津也專務教化不事刑法有四士曰安西八左衛門曰佐瀨平右衛門曰吉川市之丞曰安藤六郎左衛門皆桀驁嗜武技橫行鄉曲有暴客之稱有司屢彈劾其書滿案中將久之不問左右諸臣皆惑焉既而中將俄命召四人衆謂渠罪惡貫盈非賜自盡則境外逐放可知也及至中將面諭四人曰汝等暴行有司具狀寡人既已悉之矣然汝等所為非必不忠於寡人要皆年少氣銳所致從今其慎之曰八左衛門曰平右

書經泰誓上篇云商罪貫盈天命誅之



册修 近古史 卷下

衛門命汝各為游手一隊長曰市之丞命汝為旗頭  
日六郎左衛門命汝為行人既承命之後各守其職  
勿或敢惰四人皆感泣拜謝而退於是奮然勵行折  
節讀書後皆為謹救之士

寧靜子曰會津東國重鎮也自蘆名氏之亡也蒲生氏上杉氏皆以武人  
治之及土津公以幕府懿親受封於此漸敷文教人皆知向學而君子豹  
變之化是可窺其一斑云

### 義丐一

賀州野田山為前田氏累世之塋域藩之諸士亦多  
就其麓而葬焉每歲中元之夕家家供燈於墓前光  
明徹曉一夜惡漢數輩雜然來襲盡掠其蠟燭而去  
有丐者當徑而臥視之頻顛曰凡此明燈皆是祈祖  
先冥福者何為無情至于此惡漢等罵曰咄被薦奴

三浦義明季子  
佐原義連文治  
五年始領會津  
子孫稱草名氏  
天正十七年亡  
正之寬文十二  
年卒諡土津靈  
公  
易革卦上六君  
子豹變小人革  
面  
加賀國金澤  
大納言前田利  
家領加能越三  
州

敢咎人之為丐者曰奴惟不為公等所為所以不免  
被薦苟為其所不為又何至被薦乎

寧靜子曰丐者不惟能知恥亦能嫻於辭令者

### 義丐二

江戸室街商吉兵跟隨市十郎歲暮討帳受金而歸  
誤遣一囊納三十金者十郎驚愕無措走就來路行  
索數里無有也乍有一乞兒來問曰何索十郎曰我  
索吾遺金耳乞兒曰果然我拾之矣吾意其人來索  
故物色在此苟有證左我且還之十郎詳陳囊色與  
其中所有乞兒乃舉而付之十郎狂喜不已且取其  
中五金謝乞兒不受強之乞兒曰子亦何迂吾苟利  
五金何有於三十金顧此金若是主家之金其人痛

史記屈原傳屈  
原嫻于辭令  
室街在日本橋  
北  
越前屋吉兵衛  
事在享保癸卯

佐竹氏臣車丹  
波弟善七、狙擊  
將軍秀忠不成、  
被捕將軍宥之、  
善七自請爲乞  
兒長子孫襲名、

萬人塚指無緣  
寺、今本所回向  
院是也、在兩國  
川東、

苦可知、今幸得其人、以還之、於我何所望、趨而避之、  
十郎追及、乃舉一星金、與之曰、今夜寒甚、請以此買  
醉、乞兒欣然曰、此則子之惠也、敢不拜受、問其名曰、  
車善七、手下八兵、十郎歸、具語以狀、吉兵感歎不已、  
竟欲與五金於八兵、翌早差十郎於善七、問之則曰、  
八兵昨得金於人而還、沽酒聚伴、醉飽極歡、不料今  
曉既死矣、十郎且驚且悲、遂乞八兵骸、以其金厚葬  
之、江東萬人塚、

寧靜子曰、此乞兒蓋士人之流、落失死期者、自謂今日救一人之命而已、  
代之、死斯之爲時、遂自託痛飲以死也、果然、不唯義巧、亦烈巧矣、嗟夫、吾  
之以此終此卷者、其豈無意哉、

刪修 標註 近古史談卷下 大尾

標註 刪修 近古史談 新訓點

中學科漢文教科書ノ、近年世ニ出デシモノ少カラズ、其撰者モ亦編輯ノ體裁ニ留意シテ、文ノ難易、程度ノ適  
否、國語科トノ聯絡、作文ノ資料、等ニ於テハ、其適用ニ苦心經營シタルヲ見ル、然ルニ、獨リ、從來ノ訓點ニ違  
法多クシテ、國文法ト背馳スルコトアルニ就キテハ、未ダ嘗テ一人ノ論及シタルヲ聞カズ、未ダ嘗テ一書ノ改善  
セラレタルヲ見ズ、

漢文科ト國語科トハ、密ニ相聯絡セシムベシトハ、教育家ノ通論ナリ、吾人、常ニ今ノ普通文ニ違法多キヲ慨  
ス、然シテ、此ノ普通文ハ、即チ漢文訓點讀下シノ文ナレバ、其違法ハ、訓點ノ訛誤ニ原因ストイフコト論ズルヲ待  
タザルベシ、サレバ、訓點ノ弊ヲ根治セザレバ、普通文ノ流毒ヲ防グベカラズ、普通文ヲ改善セシムトナラ  
バ、妄訓ヲ匡正セズンバアルベカラズ、然ラズンバ、何ヲ以テカ兩科相聯絡スルコトヲ得ム、是レ理ノ見易キモ  
ノナラズヤ、然ルニ、人ノ嘗テ思ヒテ此ニ至ラザルハ、抑モ亦何ノ心ゾ、

前時間ノ授業ニ、國語教員、孜孜トシテ文法ヲ教ヘテ去レバ、後時間ニハ、漢學教員之ニ代リ、妄訓ヲ授ケテ攪  
亂ス、宛トシテ、農夫播種シ去レバ、群鴉來リテ啄ムガ如シ、次ニ歴史、次ニ地理、而シテ何科、而シテ某科、其各  
教科書モ、亦皆妄訓點讀下シノ文ナラザルハナシ、一日暴之、十日寒之、トイフベク、國文法ノ授業ハ、全然徒爲  
ナリトイフベシ、又學生ノ上ニ就キテ言ヘバ、兩科ヨリ二様ノ語法ヲ授ケラレテ、適從スベキ所ヲ知ラズ、其  
懊惱セムコト察スルニ餘リアリ、是ニ於テ、終ニ、國文法ヲシテ、試驗ニ應ゼムガ爲ニ一時記憶スベキノミノモ  
ノタラシム、一面ニハ、國語、漢文、密ニ相聯絡セシムベシナド唱道シテ、一面ニハ、居然トシテ背馳ノ語法ヲ教  
フ、豈ニ不條理ナラズヤ、訓點ノ妄謬、匡正セズンバアルベカラズ、

漢文訓點ノ事、古ヘノ菅家江家ノ明經紀傳ノ袁古登點ノ學ノ如キ、又、日本紀、六經、文選、朗詠集、遊仙窟、諸佛  
經等ノ古訓點ノ古寫本古版本ニ存スルガ如キハ、今ハ姑ク措キテ言ハズ、コヽニ、近古以來刊行セシ六經ニ就

キテ言ハムニ、先ヅ道春點朱註ハ、訛セシ所ナキニシモアラザレド、多ク古點ノ遺法ヲ存シテ、大抵其正ヲ得  
タリ、太宰春臺ハ、其和讀要領ニ之ヲ駁シタレド、多クハ妄言ナリ、古人精思シテ原文ノ奧義ヲ解シ、然シテ後  
ニ、一訓、一點、皆意ヲ掛ミテ附シタルヲ、春臺、全ク國語ノ學ニ官ナレバ、徒ニ迂遠ナリトシテ、概シテ削リ去ラ  
ムトシ、自ラ稱シテ簡潔トイフ、(後ノ諸儒ノ改點モ、大抵同一ノ見ナリ)始メテ點ヲ附スルキ、誰カ好ミテ無用  
ノ語ヲ附セム、先哲ヲ愚視スルヲ甚シトイフベシ、然リト雖モ、せざらまく、せましかば、べからくのみ、ノ如  
キニ至ルマデ、一向ニ準據セムハ、固ヨリ今世ニ迂ナルヲ免レズ、關齋點(朱註)ハ、略、道春點ニ同ジ、サレド字  
ニ拘シテ點ヲ偏定セシ所多ケレバ、採リ難シ、(貞原益軒ノ四書點アリト聞ケド、未ダ見ズ)伊藤東厓ガ論語何  
晏集解ノ點、根本遜志(徂徠門)ガ皇侃義疏ノ點ノ如キハ、共ニ、道春點ヲ繁ナリトシテ、削レル所多ク見ユレ  
ド、難、少キ方ナリ、サレド、二書共ニ、朱註ナラザレバ、當時ニ行ハレズ、後藤芝山(高松藩儒、柴野栗山ノ師)ノ有  
名ナル後藤點ハ(朱註、死後、男師周、出版セリ、五經ハ、天明七年、四書ハ、寛政四年ナリ)略、古今ニ通ジテ難ナキ  
モノトイフベク、是レ此ノ點本ノ、遍ク海内ニ行ハレテ、今ニ至ルマデ衰ヘザル所以ナラムカ、然レモ、從來有  
顏回者トアルヲ、有顏回者ト訛セシガ如キハ、此後藤點ヨリ始マレリ、其他ニモ、訛誤尙ナキニアラズ、  
片山兼山ハ(上毛ノ人)後藤芝山ト同時ノ後輩ニシテ、其ノ四書ニ點ジテ刊行セシヲ山子點トイフ(自ラ片山ヲ  
修シテ山トセリ、出版ハ、天明元年)此點、杜撰頗ル多クシテ從フベカラズ、人而無信不知其可也、ノ、人而無  
信、トナレルガ如キ、左右皆曰賢未可也、ノ、左右皆曰賢、トナレルガ如キ、如有周公之才之美、使驕且吝、其餘  
不足觀也已、ノ、如有周公之才之美、トナレルガ如キ、皆此ノ山子點ヨリ起レリ、幸ニ古註ナリシカバ、其書  
ハ弘ク世ニ行ハレザリシカド、其弊ハ、佐藤一齋ニ移リテ、一齋點ハ(朱註、五經ナルヲ改點ト云、文化十年刻、四  
書ハ、文政八年刻)全ク山子點ノ杜撰ヲ襲シタルガ如クニテ、更ニ妄ヲ加ヘタリ、如有周公之才之美、使驕且  
吝、其餘不足觀也已、ノ點ノ如キ、不有祝鮀之佞而有宋朝之美、難乎免於今之世矣、ノ舊點ヲ、不有祝鮀之  
佞而有宋朝之美、難乎免於今之世矣、トセシガ如キ、其一二ノ例ナリ、通篇ノ點、スベテ此ノ類ニシテ接續ノ

辭ヲ用キズ、將然已然ノ辨別無ク、其支離ナルヲ、邦語ヲ學ビテ未熟ナル外國人ノ話ヲ聞クガ如シ、然ルニ其五  
經ノ自序ニハ、音訓參、而義直見トイヒ、四書ノ自序ニハ、至於讀式、吾塾舊從簡省トイヘリ、語格ノ不具ナ  
ル訓點ニ、何ノ義カ見ユベキ、繁トイヒ簡トイフモ、義ヲ成シテノ上ノ事ナリ、侏離ニシテ、語ヲモ義ヲモ成サ  
サルモノニ、何ノ繁簡ヲカ言ハム、實ニ、一齋點ハ、謂ハレナク先哲ノ點法ヲ攪亂シテ、自ラ誤リテ又人ヲ誤レ  
リ、吾人、鼓ヲ鳴ラシテ之ヲ攻メテ可ナリ、然ルニ、此狂妄ノ點本、不幸ニモ世ニ行ハレシカバ、當時、日尾荆山  
(武州秩父郡人、鵬齋門)起テ、訓點復古ヲ著シテ(天保六年)之ヲ痛駁シ、別ニ又自ラ四書ニ點ジテ刊行セリ、(慶  
應三年)之ヲ日尾點トイフ、國學家ニ質シタル所アリシト覺シクテ、其點、前數種ノ諸點ニ比ブレバ、遙ニ優レ  
ル所アリ、然レモ、一杯ノ水ハ一車薪ノ火ヲ救フヲ能ハズ、一齋點ハ、翁ガ長壽ト共ニ、兇熾長ナヘニ熾ニシテ、  
滔々タル餘勢ハ、訓點讀下シ文ニ移リテ、終ニ今ノ普通文ノ災害ト爲リ畢ンヌ、噫、國文、運拙カリシトイフベ  
ク、之ヲ國文ノ遭厄トイフベシ、

然リト雖モ、今ノ世ニ出デ、漢文ノ妄點ヲ恢復シ改善セムトイフ、談何ゾ容易ナル、既ニ漢學ニ精ニシテ、又  
國學ニ通曉シ、然シテ、別ニ又新思想アリテ、古今ヲ斟酌シ活用スベキ意匠アルニアラザレバ、今代ニ適スベキ  
訓點ヲ創制セムヲ、極メテ難事タリ、是レ、何人モ、能ク此事ヲ圖ルヲナキ、所以ナラムカ、文彦、多年、此ニ苦慮シ  
テ、新案ヲ世ニ發表セムノ志ハアリツレド、且ハ淺學ニ省ミ、且ハ僭越ニ憚リテ、在苒トシテ歲月ヲ送り來シカ  
ドモ、今ニ至ルマデ、終ニ、何人モ起テテ著手スルモノナシ、是ニ於テ、以爲ヘラク、訓點改マラズ、國文正ニ復ス  
ベキ期ナシ、徒ニ憂フトモ、何ノ益カアラムト、乃チ、自ラ量ラズシテ、奮テ此ニ從事シ、從來ノ訓點ニ就キテ、取  
捨シ矯正スル所アリテ、讀下シ文ニ記ストモ、約略ハ國文法ニ違ハザラムヲ準トシテ、立案シ、先ヅ、之ヲ先人  
ガ近古史談ニ施シタルモノ、此書是レナリ、然レモ、此新點モ、未ダ全ク吾ガ忌憚スル所ナキ矯正ニハアラズ、  
急激ナル改正ハ、人ノ耳目ヲ聳動セムヲ慮リテ、勉メテ舊點法ヲ存シタル所多シ、姑ク、之ヲ以テ大方ノ批評  
ヲ請フ、而シテ、余又別ニ中學漢文讀本ヲ編シテ、更ニ十分ナル新意匠ヲ加ヘテ、訓點ヲ全ク國文法ニ從ヘムノ

志アリ、隨テ、普通文ニ波及セシメバ、次第ニ改善ノ實行ヲ期セラルベキカ、他日稿成ラバ、更ニ刊行シテ世ニ質スヲアラム、

明治三十一年十二月

大槻文彦

近古史談ノ初刊ハ、元治元年甲子十一月ニアリ、當時、先ヅ、徳川幕府ニ其出版ノ許可ヲ請ヒシニ、幕府其忌諱ニ屬スル文若干章ヲ刪リテ、之ヲ許可セリ、乃チ刊行シタルモノ、是レ舊版ナリ、然ルニ、其豊篇ノ「勇婢」ノ章、「利休之靈」ノ章、徳篇ノ「内藤勇斷」ノ章ノ妖怪談ノ如キ、豊篇ノ「關白誅利休」ノ章ノ、秀吉ガ利休ノ女ニ眷戀シタル、又、徳篇ノ「台徳公謹厚」ノ章ノ、侍女ガ公ノ枕席ニ侍セムトシタル穢褻談ノ如キ、同篇ノ「太公論復讎」ノ章、及ビ卷末ノ復讎諸章ノ如キハ、中學ノ教科書ニハ適用シ難キヲ以テ、或ハ刪リ、或ハ修メテ、更ニ前年幕府ニテ刪リタル數章ヲ補ヒテ、明治十四年再版シタリ、是レ、刪修近古史談ニシテ、乃チ版權ヲ得テ、且文部省檢定濟ノ教科書トナレリ、然ルニ、書中ノ地名人名ニ就キテ、往々來テ質問スル者アレバ、乃チ其解釋ヲ欄上ニ註シテ、更ニ標註ノ二字ヲ冠ラセテ發刊シタルモノ、此書ナリ、然シテ、其訓點ハ、舊版ナルヲ訂正シテ、新案ヲ施シタルモノナルヲ、前文ニイヘルガ如シ、然ルニ、世間ニハ、元治ノ舊版ヲ翻刻シテ、教科用書ニ賣ルモノアリ、然レモ、其書中ニハ、右ノ妖怪、戀慕、復讎等ノ諸章ノ、ソノマ、ニ存スルノミナラズ、檢定モナケレバ、中學ノ教科書ニハ不都合ナリ、又、去々年補正近古史談トイフモノ、世ニ出デタリ、是亦、右ノ妖怪、穢褻、復讎等ノ諸章アリ、サレバ、近古史談ヲ教科書ニ採用アラムトスル向ハ、善ク題號ノ標註、刪修等ノ字ニ注目シテ、識別アラムヲ請フ、

明治十四年八月十六日 刪修版權免許  
明治三十一年十二月廿八日 標註印刷  
明治三十二年一月一日 發行  
明治四十四年七月十五日 第卅七版發行

標註刪修近古史談與附

定價金拾八錢

明治三十二年一月三十一日 文部省檢定濟

(尋常中學校漢文科教科書)

著述者 故 大槻 磐翁

東京市下谷區上根岸町百十番地

刪修標註兼發行者

大槻 文彦

東京市京橋區南傳馬町一丁目十二番地

發賣所 吉川 半七

大阪府東區心齋橋通り北久寶寺町角

發賣所 三木 佐助

東京市京橋區築地三丁目十一番地

印刷者 野村 宗十郎



五  
英  
關  
英